



14  
484  
64止



曲園叢書

|     |
|-----|
| 14  |
| 484 |
| 64  |

門 4  
484  
卷 64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五

曲園居士

譚麗生名鑫振湖南衡山人光緒庚辰以第三人及第  
辛巳歲至杭州居湖南會館四月上旬游韜光歸而得  
疾數日稍瘳將成行矣有人乞書大字書未畢忽胸膈  
作痛遂嘔血數升如是五六日吐出一物長六七寸不  
知何物也於是日益委頓其同年徐花農庶常日日往  
視之至二十三日執花農手嗚咽流涕豫索輓聯且使  
爲像贊并以其九歲之子所臨元祕塔碑授花農微寓  
託孤之意次日又往視已垂欲絕矣臨終索酒其猶子

手進三爵皆醕之花農以一爵進且泣曰視君之子敢不如己之子亦醕之遂瞑生死之際神識不亂殆亦有夙根者與豈其前世爲靈隱老僧故韜光一游遂返其眞宅也麗生之來杭也余適從湖上俞樓還吳中春在堂已登舟矣麗生聞之遽命肩輿出武林門至余舟中以後進禮見余未及答拜訂再見於吳中不意其毀璧摧柯如此之速也聞其爲人廣交游精翰墨一生心血消耗此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殺君馬者道旁兒良可歎息花農書來詳言其狀爲之盡然余適草筆記第十  
五卷因記之

湖北咸甯余氏有一婢爲主母所憐愛有欲以爲妾者不許其鄉間有余翁者薄有田產粗給衣食年逾四十無子議買妾又以買妾價昂不如娶妻之省聞余氏婢甚善且其主人不責直乃僞爲娶妻焉者請於余氏余氏欲一見其人余翁自以年老恐不當意使其兒子往乃許之旣成婚婢不見新婿而顧見一老翁在房中久坐不去頗厭之坐至丙夜婢不能忍謂此翁日夜旣深矣翁何久坐此翁不能答而亦不去良久婢又促之翁出使其嫡妻以誠告之妻入自詭爲嫂謂婢曰吾姊胡不知邪此翁卽婿也婢曰否否婿曩者至主家吾曾見

之嫡妻曰此翁之兒子也翁使至若家相汝耳豈汝主人以此給汝邪婢惘惘不知所以念既已至此距主家又遠可柰何遂從之居數日婢見所謂嫂者時時在室與其夫甚暱也疑之曰嫂叔之閒乃如是邪已而又聞人呼其夫曰龍翁呼嫂則曰龍媽乃問夫曰呼汝龍翁何也翁曰龍吾小名耳然則嫂爲龍媽何也翁無以應婢窮詰之翁不得已言其實嫡妻乃好語之曰誠誑汝然自此汝兩人爲夫婦吾則嫂矣婢曰不可豈宜以我故奪汝夫婦之倫龍翁吾主翁龍媽吾主母也事其夫甚莊事其嫡甚敬後其主人余氏聞之怒其欺已欲返

婢而絕其婚婢不可乃已婢旋生一子余翁夫婦大喜三日洗兒賀客滿坐名之曰賀得然家中增益人口而歲比不登余翁又老病需醫藥乃大困方農時不能雇客作婢以兒委嫡自執耰鋤從事南畝暑雨祈寒不少休息俄而余翁死經營喪葬頗不苟簡俄而嫡妻又死婢曰主翁主母一也豈得有異亦如之連遭兩喪薄田數畝半鬻於人衣食幾不給賴賀得長大助母力作數歲之後稍有贏餘乃豫畜一童女於家以配其子賀得年十七八將爲行合巹之禮頗具酒食會親友吉期未及寇警先至時粵寇已陷武昌分兵四出咸甯亦陷擾

言一五  
三  
及鄉間賀得竟爲所掠於是所畜女仍歸母家母家請  
絕婢曰以三年爲期吾子不歸而後嫁之已而人皆藉  
藉言賀得已死婢終日哭且病不能任耕作無所得食  
會其舊主人余母呂宜人將從其壻樊君於河南乃挈  
之至汴梁婢遂居樊氏其爲人極和婉儕輩皆愛之然  
其思子綦切久之遂若有心疾者或獨臥或與人共坐  
往往張目直視曰賀得來矣雖臥必躍而起起而不見  
其子則哭失聲輒暈眩仆地久之乃蘇旣而又有自咸  
甯來者言曩所畜女已爲其母家所嫁則又大悲病遂  
篤臨死之時大呼曰賀得今日真來矣乃絕於是人皆

謂賀得實死故其母臨終見之必其鬼也然賀得實未  
死婢死數載而賀得自賊中脫歸樊氏乃子以貲使以  
其母之喪歸葬焉賀得後娶一金陵人女蓋亦賊所掠  
至湖北者夫婦皆勤力家復溫飽且生數子矣此事余  
聞之大兒婦樊蓋婢之主人呂宜人卽兒婦外祖母余  
爲作余母呂太宜人傳者也故知之甚詳此婢賢達且  
一老節婦乃其命途則何其多舛歟然賀得之子若孫  
蒙其餘澤不至落簿則固可決矣

湖北咸甯鄉間一民家於兵亂時失其子有人教其母  
曰可取汝子所著履置牀下其絢內向每夜呼子名子

必能反已而果然又二兒婦姚言從前避兵鄉閭其地  
曰周家灣鄰家一子爲賊掠去亦有人教其母乞四十  
九姓人家燈油燈草至夜然之於人靜後呼其子名四  
十九聲夜夜如此聲甚淒切數月後子果從賊中逃歸  
自言每夜聞其母呼已聲也然其子已在江蘇之丹徒  
縣境相距七八百里矣蓋母子一氣自能感通山崩鐘  
鳴固不妄也

咸甯樊君余親家翁玉農太守之族也宦游廣東卒於  
官其子不肖寄其父之柩於僧廬而盡取其貲以去不  
知所之數載後樊君之外弟以事至廣東樊見夢曰吾

子不肖棄吾不顧吾柩在某所不得歸葬今幸弟至願  
與俱歸次日其外弟訪之果得其柩然計道路之費亦  
頗不細意尙躊躇又夢樊促之其外弟曰輻車遠涉事  
甚非易若啟君之柩而別爲櫓以盛君骨歸葬故塋可  
乎樊曰可瀕行又見夢曰凡過關塞橋梁及高山大川  
必呼我姓名庶不淹滯其外弟悉從之將至家樊先一  
夕示夢於其家人曰吾從外弟歸矣觀乎此知狐死首  
邱葉落糞本延陵羸博之葬雖達人高見而孝子慈孫  
固不容存此心也

咸甯余氏女旣嫁而死其母媿也老且病粵寇將至舉

家倉皇謀他徙其母夜閒獨坐一室忽見其女至謂其母曰徧地烽煙行將安往母又多病不耐奔波與其道路流離不如死之爲樂其母曰誠然吾自問生有何味能從汝去良所願也旁舍之人皆聞其母一人獨語而不聞其女語但聞鬼聲醜醜然耳次日問其母昨夜云何母以告猶不之信越數日其母竟死

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駿伯茂才早卒其妻張氏生一女曰慰生適蔡氏而死戴本德清人然遷居湖郡數十年矣咸豐庚申歲粵寇犯郡城戴氏謀他徙張允豫夜閒忽聞慰生疾呼曰速去速去如是者數夕皆然張

遂決此與余氏女用意迥別殆由其母衰壯不同耳然其後趙忠節公力守湖郡居民稍稍復集張氏仍回城中舊居及湖城陷竟死於難惜不終從其女之言也咸甯樊氏女許嫁李氏子婚有日矣而其婿病甚婿家請改期時女父遠客於外女母又早卒雖有兄弟數人皆非同母略不顧問女乃自主之曰旣已許人固無他議婿雖不幸猶將往也況病耳庸何傷仍請如期乃羸輿成禮禮成婿大委頓幸女善事之又踰數年生二子而後死女獨居守志撫其二子乃其翁非人也以女年少有姿首嫁之可得重聘謀奪其志女知其謀遁歸母



家而其母家之事悉委之其舅氏舅氏曰若父以家事託我所入不足給所出今又增益人口柰何女曰固也然我亦非坐食者請舅氏卽以我當一傭可乎於是蚤暮力作不遑顧其子一子殤焉後其母家日益落女自食其力以終其身余大兒婦與此女爲族昆弟故余得聞之狐苦窮瘡熒熒白首姑存之筆記中冀不泯幽光耳

余大兒婦樊之乳母劉氏河南中牟人嫁於湖北之興國州其夫與子皆前卒常居樊氏時余親家翁玉農太守方知河南府善遇之頗有所蓄忽有某甲自湖北至

自言爲其夫兄弟之子然族屬疏遠固不可考矣乃其事劉則甚慙懇抑搔苛癢問衣燠寒雖親子有不若劉甚喜之將以爲子劉有妹亦傭於樊氏謂劉曰昔吾夫有親兄弟之子吾以夫亡往依之哭於門外達旦而不見收恤今此人與姊遠矣何其親暱之甚也此必不可信姊無爲所餌嗣後甲至與劉語其妹輒往參焉使不得盡其說會劉病甲乃爲賃屋於外劉因言於主人就外舍養病妹又尼之劉曰人固有不同妹將以此子爲猶爾夫兄之子耶此子於我至厚我又無子不從之去而尙焉往妹勿阻我他日必不爲妹累妹無如何劉乃

言十三  
從甲俱去甲有所善婦人遂以爲妻與劉同居居然母子姑婦矣乃稍稍蠶食劉之所畜既盡僞使劉至某所就醫及暮而返則甲夫婦不知何往矣劉儼然一身卒依其妹以終嗟乎羊肉不慕蠹蠹慕於羊肉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劉氏愚婦人固不足知此乃其妹則何智也三折肱知爲良醫信夫  
仁和唐棲鎮鄉間有沈氏者頗有資產生二女無子嗣族人子爲子父母與約曰所有田宅悉與嗣子其銀錢衣服玩好之類二女分之於是長女私計無妹則盡歸已矣一日與妹下樓自後推之墜樓下死以妹失足告

其父母初不疑有他也長女後歸於勞氏生子至數歲輒死其第五子之死也妹附之而言前事乃知諸子之死皆其妹爲祟也後又舉一子亦死至第七子得無恙或勞氏尙不應無後故延其一綫與然此子清狂不慧所有財物皆爲其隨手散去不及十年耗矣後此子未死前一日呼刀鑷之工盡鬚其髮亦可怪也又聞其尙有二女一最所憐愛嫁於嵇氏亦得怪疾而死  
胡氏湖北人故爲倡後倦於風塵乃以其所生女嫁劉某而從之居胡頗有所蓄劉夫婦善事之不數年胡所蓄盡歸於劉於是劉意日益怠久之女亦偃蹇不甚顧

其母胡老且病委頓牀褥竟無過問者雖飲食不時得醫藥無論矣胡憤恨而死後劉所生子女皆至數歲而死死時輒曰婆來矣婆者其子女呼其外祖母也乃知胡爲崇云此與沈女事相類傳曰子身之貳也報之於其子女亦猶報之於其身矣

唐西鎮王氏二女並許嫁於姚氏父母俱亡無所依賴其一女所許之姚氏故與王氏有連蓋姚氏婦於女父爲舅之子外兄妹也乃先取其女以歸而蓄之母氏實女之祖母家也戚黨相依女甚安之其一女所許之姚氏則初無瓜葛而亦以爲請王氏之長老不可曰俗有

童養之例小家則然耳衣冠之族不應如此姚氏固請乃許之使待年於夫氏初至亦甚相得而姚有女工爲讒醜其姑入其女之言遂憎疾之久而彌甚後避寇難邂逅見德清蔡氏女愛之欲聘爲子婦乃逐此女仍還母家使媒氏告王氏之長老以女游惰絕其婚俄姚氏子以暴疾死死之日彼姚氏之婦與女父爲外兄妹者見女父自外至呼曰二妹吾已捉毛毛去矣敬使妹知之毛毛卽姚氏子之小名也夫絕其婚未傷其命似不應遽殺其婿且以讒言構其女者小姑也婿何罪乎然世俗於童養之女往往虐遇之蓋女子而至待年於夫

氏其孤苦可知既無顧忌遂相凌踐君舅君姑本非骨肉女公女叔競構萋非飲食每至不周鞭箠在所恆有飲恨吞聲宛轉而死者比比然也王女之父之殺其婿或亦得請於神矣觀其呼彼姚氏婦而告之蓋假此以警彼也嗚呼風俗澆漓人心涼薄則鬼神之事固有足以輔政教之所不及者矣

洛陽縣令秦某以事至汴梁久留不返其妻在署中與女及贅婿同居俄秦在汴梁大病妻往視之妻故有一婢愛之等於女居處必與偕至是因倉卒不及挈此婢留居署中而婿頻煩役使之女疑其有私欲殺婢伺婢

睡熟以剪刀刺之力薄不能遽斷其吭鬪創良久血肉狼藉然後死遽以棺斂之昇置野外比及秦妻返家人皆見獨不見此婢問之女以暴疾死對其旁有一長橙

都鄙切凡橙也見廣韻四十八橙

忽起而之立且行數步正其駭異一

小婢哭而跪秦妻前曰主母不知邪婢子死矣死甚苦秦妻驚曰汝卽某邪曰然乃具言其事且曰主人之女夫亦卽主人也有所役使敢不承奉其有無私情固不可知至於婢子循分執役實無他念乃不加察遽施毒手睡夢之中橫被翦屠殺人者死雖逃王法豈無冥謫今已得請於神必索其命秦妻撫之而泣曰汝誠苦

矣然吾平日待汝不薄幸以吾故曲恕吾女婢曰此固不能雖然婢子不敢於主母之前加無禮於女公子一離膝下恐不復能忍矣言已倒地扶起復問之則茫然不知所對秦妻於是爲此婢大作佛事冀仗佛力銷釋冤愆此事蓋在咸豐初至今二十餘年未知其女無恙否然恐秦妻死後終不得倖免也

中牟縣典史張某疽發於背召巫者視之巫出而語人曰張公必死矣吾至冥中見其父母甚怒言其子不孝聞父喪不發而之官及其居官又貪暴無人理今在冥中受罪甚苦導吾至一處見張公裸而仆地其背上鑿

一小孔實薪蒸於中焚其脂膏豈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不數日張果死死後有人自其家鄉來乃言張甫補官父卽死於家張祕不言仍挈妻子赴任此事其鄉人固有知之者然在河南則莫之知在中牟更莫之知也而巫乃能言之然則其所見情狀必非僞造矣

清異錄云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爲笑矣乎不言其可以致死也然此菌實有毒笑而不已久之必死余居吳下馬醫科巷鄰潘氏有一媪其妻母也食菌後覺腹中有異乃至牀上臥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驚謂其女曰殆矣吾食笑菌死矣其言雖如此

而笑仍不絕聲未幾起而立旋仆遂伏地狂笑其女見此狀驚惶失措以余家時有藥餌饋送鄰比乃踵門問焉余二兒婦檢視滬上所刊經驗良方知食笑菌者薜荔可以治之牆頭適有此種乃采一束煎湯與之飲之須臾笑止至今無恙

咸豐閒粵賊陷浙江紹興諸暨之包村有義民包立身起鄉兵與賊相持幾一年殺賊無算浙東西人歸之者甚眾及包村破乃盡殲焉有魏某者亦紹興人自包村逸出爲賊所追自其後以刀連斫之而首不殊又一賊自前解其衣扣欲使受刃而衣扣糾纏不可解乃以利

刃刺其喉魏仆地頸血模糊賊以爲死矣委之去而魏實未死俟賊去遠復起立以手扶其頭而行行數里稍一釋手首忽下墜倒懸於膺大驚仍掀之起按捺頸上幸不復墜然飢甚蓋不食飲者數日矣偶掬溪水飲之甘如飴見田閒有莢稗采而生食之其香美不可名言也數日至其家竟不死初時每食尚有熱氣鬻然自喉閒溢出蓋卽賊刃所刺處也久之創合亦不復然矣惟頭稍偏常若左顧耳其嫂傭於杭州許氏余次女家也故得詳知之異哉賊斫不死神扶持裴公聖相故然一介細民何以致此豈其人有陰德邪太平廣記卷三百

七十六引廣異記云太原王穆唐至德初於南陽戰敗賊以劍自後斫穆筋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覺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遂以手力扶頭附頸須臾復落以髮分繫兩畔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復繫髮正首行四十里麾下散卒見之載還軍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脂頭竟小偏與此事絕相類然則廣記所載尚有鄭會邵進等頭斷而仍活者亦未必竟無其事也

江西有譚仙姑者不知何時人或云孝女或云貞女蓋女子而夭折者其事不得而詳也在江西頗著靈異嘉慶道光間湖北大旱或言江西譚仙姑求雨最靈乃往

迎之以紙書譚仙姑之位置肩輿中復使人執雉尾導其前言神所憑依也神至果得大雨於是遂爲立廟其後祈報者無虛日遇有水旱偏災鄉民輒迎其神禱焉有輿夫戲言空輿耳昇此何爲言甫出口神輿頓重壓此輿夫仆地再昇之不能舉矣咸知獲罪於神使叩首謝過乃復如初焉余按陸魯望野廟碑云江浙閭山椒水濱多淫祀婦而尊嚴則曰媪女而容豔則曰姑然則此風自唐已然矣惟聞譚仙姑之廟凡素行不修者皆不得入入必爲神所譴有三婦人入廟瞻禮歸經路廁旋風忽起糞穢激射中聞一婦人衣裙皆污而前後兩

言十五  
婦相去咫尺略不需濡羣以爲異後知此婦素悍也然則如譚仙姑者尙不失聰明正直之義或未可以淫祀例之與

孟縣劉某生二子皆成立矣又娶妾生一女女患目疾使巫視之巫曰祖墳風水與此女不利不遷葬且盲妾乃與劉計將如巫言二子執不可曰巫言固不可信吾家幸平安祖墳年代久遠豈可輕動而妾日夕聒其夫曰吾無子止此一女不幸而盲是無女也二子但知自爲計君幸爲我計劉納其言乃不與二子謀故使二子他適卽發祖墳甫起其棺而女在家大叫登時目盲

遷葬之後劉不久死二子亦相繼死遂無後余按儀禮喪服篇改葬總是古人固有改葬之禮然鄭康成注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是古人改葬非如後世之以風水起見惟唐李陽冰拙先瑩記則實用方士邵權之說謂干溫冥之禁非窳窳攸宜蓋唐時已有此等謬說矣春秋莊二年書葬桓王公穀皆以爲改葬何劭公謂惡錄之仁人孝子無輕言改葬哉

紹興烏某私其婢生一子妻惡之歸其婢於母家婢乞以子從許焉婢嫁於房氏子亦從之遂爲房氏子不知有烏矣後烏妻死無子烏欲返其子時婢已死請於房



氏房氏不可有術者爲烏謀曰吾能致之於烏氏祖墓之前削木爲杙埋其左畔旬日後偵之房氏則其子左目盲焉乃使人告曰不歸烏氏右目亦且盲未信復削木爲杙埋其右畔旬日後其子右目亦盲矣大駭就烏問故烏謂之曰爾實吾子也因告以術者所爲曰爾非吾子則烏氏之墓何預爾房氏之子哉子乃泣下願歸烏氏房氏知不可留亦聽之於是先起左杙後起右杙旬日之間兩目復明如故

紹興城中有天官第相傳爲吏部陳公宅陳先官江西曾至貴溪龍虎山謁張真人有童子獻茶失手碎其杯

真人怒命左右執之去陳曰童子無心之失可恕也真人首寫命釋之後陳老而家居有老人求見以玉如意獻云此玉可禦火災昔蒙活命之恩今效銜珠之報幸勿卻也陳惘然不識所謂老人曰曩日真人府中獻茶童子卽我也微公一言必爲真人所斬矣陳因詰其姓名老人曰實告公我乃龍也天下之龍各分疆域亦如人閒州縣然其未有分地者必先服役於真人府役滿乃得受地我已役滿奉真人文牒來爲此地龍王矣陳曰君旣龍王可容我一見真身乎老人曰可期於某日至瓜子湖相見瓜子湖在紹興南門外廣六七里其西

岸故有龍王廟陳屆期至廟中憑欄而望時方盛暑烈日當空萬里無雲午後忽起微風俄而風甚黑雲四起轉瞬之間雷電大作急雨驟至湖中白浪滔天遙望有一物蜿蜒而出長十餘丈粗可數尺在水際轉側不定初時止見其身不見首尾後微露其爪形如雞距色黑如漆旋又露兩角未幾并首亦全見與世間所圖畫不甚異也向陳若叩首者陳亦舉手答禮已而復沒於水雨止風定晴霽如初陳歸以其所贈玉如意緘度梁間每遇火災輒至陳第而滅故至今存焉此事乃沈君祖燁言之吏部陳公不知何人案頭無紹興府志不可考

也其情跡頗近荒誕蓋故老相傳如此沈君卽紹郡人言之鑿鑿姑爲記之齊諧志怪之書原不必其爲信史也

沈君祖燁又言昔有航海者帆風而行正極順適忽聞其後聲如怒雷回顧見波浪洶湧一大魚尾舟而來張其口哈呀若巨壑皓齒排列若霜戈雪戟一喙一闢海水從之出入洪流混濘濤作風興舟人大恐而魚行益近時舟中有豬百頭羊半之米麪稱是乃謀以此等物稍稍擲與之冀其得食則止始而豬羊繼而米麪隨投隨食在魚不過一哆口而已不費咀嚼須臾諸物皆盡

無物可投魚意雖未饜而其腹亦似果然縮鱗卷鬣悠然而逝舟中人乃相慶若更生云此所謂吞舟之魚在海中固有之不足爲異也

沈君又言其友陳姓者曾至臺灣一日見海面有青氣上騰須臾四散因問舟人此何物舟人曰皆蚌也羣龍欲奪其珠故逃耳請看後面龍至矣語未已果見羣龍數十或青或黑四面飛去

湖北武昌縣所屬有狼子湖故多魚漁舟聚焉光緒辛巳四月朔雷雨交作見雲霧中隱隱有物眾以爲龍皆伏而觀之俄霹靂一聲此物下墜雨亦旋止逼視之乃

大鱧魚也長丈餘其頭尚仰視似未卽死漁人或以投簞之仍不動再簞之始垂首而斃於是居民麇集各持刀割其肉去烹而食之味甚肥美亦無他異此事見上海所刊新聞紙因上二事類誌之

湖北武昌有楊姓者設肆於漢口夫婦皆居肆中年逾四十尙無子其弟有一子楊夫婦皆甚愛之言於弟欲以爲嗣弟亦許焉楊婦每自漢口回家輒爲兒製新衣履且多以果餌飼之兒視伯母如母也某年楊婦回撫愛此兒與平時無異居已踰月矣一日兒至婦臥室嬉戲甚樂婦忽出至厨下取刀而入力斫兒兒大叫倒地

未死又連斫之乃死其弟夫婦聞聲趨至見狀大驚曰誰殺吾兒婦曰我也弟夫婦莫測其意惟抱兒而哭久之婦亦抱兒而哭弟夫婦因問嫂何故殺兒婦曰吾詎知之邪兒死吾亦不欲生矣以頭觸牆壁欲自殺弟夫婦返共勸慰曰固知嫂無他意此必別有故吾夫婦年尙少兒死可再生願嫂無介意婦乃出所製衣履爲兒著之且買良材爲作柩棺旣斂婦百計求死弟夫婦防之甚嚴城外故有田宅婦託故至城外弟夫婦亦從之往婦乃絕食弟夫婦執飲食苦勸曰嫂不食吾二人亦不食婦不得已爲舉箸然曰吾殺此兒何面目見爾夫

婦且亦何以見吾夫哉吾夫婦老矣不能生子萬一爾夫婦竟無子楊氏血食不以吾斬乎其弟夫婦知其必自殺使人旦暮守之刀繩之屬皆爲藏弄婦伺守者稍懈取竹一節踏碎之以竹末自刺其喉斷吭而死此婦之殺此兒必有厲鬼憑依之袁子才先生新齊諧載有舅殺其甥事與此類也

朱某蘇州人設肆於臨頓路咸豐庚申年賊陷蘇州朱於道路閒得人家所棄女子遂收養之居數載女年十六七遂以爲妻時朱則年逾四十矣生子女數人長女嫁於湖州子皆學賈於外一歲婦攜其二幼女至湖州

視其長女久而不反朱使人問女言母歸數月矣朱各處偵探杳無蹤跡久之有人言於金匱縣見其妻朱使導往則其妻果在蓋已別從一人矣朱訟於官判歸朱未幾又亡去朱鬱鬱不樂又以道路往返耗其資不復能設肆恆至余家助爨烹之役婢媪輩言其事如此老夫女妻過以相與在朱誠不為無過然既生育子女且皆成立乃舍之而去遂同陌路杜老詩云輕薄桃花逐水流此女之謂矣

余家有傭媪朱氏亦蘇州人當庚申之亂負其一子一女倉皇出走已而憊甚度不能兼全擬棄其女而女已

跣跣能步每置之地輒牽衣不釋不得已仍負之行至

一橋高甚朱乃置其女於橋堍堍俗字然吳文英詞云

此時已有疾負其子度橋而去行數十武猶聞其女在隔

岸喚母呼兄也及亂定朱復還蘇州積傭值頗有所蓄

為子娶婦而女家索陪門財其餘衣裙釵釧所費頗鉅

數年積累一朝而罄婦至又不順其姑時有諍語朱每

為余兒婦輩言之輒嗚咽而哭計此婦生年正在庚申

之後或疑即其所棄女轉世也雖出臆度之辭不為無

見矣

之商於滬濱者延之至其寓使佐會計大有所獲偶見一舟人婦豔之欲娶爲妻而此婦喜其多金亦願委身惟故有夫在計無所出婦有所善婦曰長子者素以姊稱之因與謀焉長子曰易耳乃賃其舟僞欲如某處至黃浦風浪頗急舟人持篙立船頭長子曰帆太高宜下之親出指點突擠舟人墜江中反號呼拯救則無及矣婦既喪其夫遂歸於沈及亂定沈與婦返蘇州生計充裕甚自得也婦忽得怪疾輒自語曰來矣來矣遂瞑眩而仆如是者幾年餘一日張目曰今日眞來矣仆地遂絕長子仍居滬上於婦死前數日忽若與人爭辯者曰

此爾婦之謀何預我事又曰無多言從爾去遂赴水而死

蘇州又有陳氏子者當兵亂時隨其母避亂至上海一日語母曰門前大樹上有紅衣人招我母叱曰勿妄言目眩耳次日陳子竟攀援登樹坐杈桎中俄枝斷墜地死大兒婦因言其同鄉余氏子方與母食食畢投箸遽出鄉俗謂飯後不飲茶所食不化母乃呼其子曰汝焉往且飲茶去子曰門外有人呼我我出卽返耳恩恩出門投水而死此等事殆所謂夙冤者與

湖北咸甯余氏女嫁爲石氏婦石故無賴日事飲博余

女生一子而卒余氏收而蓄之既長使出而學賈其子頗勤謹師甚愛之垂三年矣石聞其子稍有所蓄又余氏所具衣裝冬夏皆備乃自詣其師欲以其子歸師畱之石不可曰吾子與汝爲徒耳非與汝爲奴也汝安得畱師知不可奪厚贈而遣之其地距石所居三四百里石挈其子至半途適阻小水乃賃一舟盡載所齎父子俱登舟矣石語其子曰吾遺一物在某處可往取之子登岸至其地徧覓無有將返問之父比至水濱則舟已開矣沿岸追尋無所覩乃大窘儼然一身進退俱不可不得已乞食於途久之蹠穿膝暴脛骨腐爛生疽病不

能行羣勾憐而飲食之得不死有咸甯人過其地或告之曰此子爾同鄉也能挈之歸乎其人就而問之曰是吾鄉人余氏之甥也吾歸當爲言於余氏及歸如余氏告之余氏急使人迎以歸已憔悴無人狀矣持養數月乃始能行後余氏又使學賈於他處戒之曰汝父若來勿再爲所誑也夫道路之間殺越人于貨尙且有之況止於欺誑又何足異所異者以父誑其子而取其資是不可以人理論矣余書爲搜神志怪而作然記及此等事者人無人理人卽妖也正不必魑魅罔兩然後可鑄之禹鼎也

咸甯余氏有一婦不知其母家何姓也婦極短小坐椅  
橙上足不及地然性柔婉舅姑皆喜之夫婦亦相得久  
之無子婦語其夫曰我自度不能生育君家又貧不能  
納妾媵不如我死君得續娶雖有纒雁之費較買妾爲  
省也夫曰是何言與而婦自是遂陰有自殺之意乃歸  
甯從容語其母家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旣已嫁人  
其生其死無與父母家矣每見人家因女死輒登夫氏  
之門相鬪不休此最無理不幸我死願吾家勿蹈此惡  
習也其家曰汝幸未死何出此不祥語婦笑曰我未死  
故及言之若我死尙及言邪及歸又語其夫萬一我死

君勿傷悼續娶得子我死勝於生夫初不知其有死志  
也越數日乘人不覺竟縊而死余氏大慟母家之人果  
無一言反相勸慰此婦可謂賢矣其夫續娶亦無子惟  
所娶者裝送頗盛余氏賴以溫飽後嗣族人子爲子已  
抱孫矣亦足慰此婦於地下乎  
列女傳母儀篇云古者婦人妊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  
聽於淫聲此特言胎教之法耳博物志雜說篇云婦人  
妊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又云不可見兔令兒  
脣缺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此則近於避忌之說然犯  
之亦未必遽驗也獨湖北婦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謂



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  
婦人妊子則房中所有人物畫像悉藏棄之或以鍼刺  
其目云其目破卽不爲患矣有一婦臥室縣一美女像  
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  
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  
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  
巾羈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爲其換胎  
矣其地每有游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  
此則尤在所忌孕婦見之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  
所至村人輒噪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則坐

地上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  
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  
如此相持及人眾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其理真不  
可究詰也

中牟縣有兄弟二人談者失其姓名兄弟同時病死俄  
其弟復蘇則實其兄附之而生也弟妻引之入室不可  
卻入兄室兄妻又拒之乃徙居於外旬日之後氣體充  
實如無病人而一入內則娣姒皆避之不得已出家爲  
僧焉按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上蔡縣李簡病卒託汝陽  
縣張宏義身以生并引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

寤互返其室爲證扁鵲事未知出何書段博極羣書必有所本也是此等事古固有之古但謂之易心太平廣記再生部則謂之易形至今人則謂之借屍還魂按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正月尙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此借屍還魂之事之見於正史者也余嘗論死生之事以爲鬼神之說聖人固言之吾人束髮讀中庸卽知鬼神之爲德

其盛矣乎安可不信至輪迴之說聖人所不言惟列子書言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爲佛氏輪迴之說所祖後世若羊祜顧非熊事炳然記載卽世俗所謂投胎者也實則投胎猶之借屍耳人之初死一靈未泯或適遇初產嬰兒一無知識附之而生則謂之投胎或適遇新死之人形骸未壞附之而生則謂之借屍其理一也不可謂竟無是事然必謂人之生死悉如是則又不可矣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杭城小民家多無坑廁只有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澆去謂之傾腳頭按此俗今蘇杭皆

然杭州有一細民以傾腳頭爲業因出入於橫河橋許氏許故鉅族民入其家輒慕之曰吾死後得生許氏雖數日而死吾亦樂之後許氏一婦孕將產夢見是人來遂生一子使人問之則是人果卽於是日死矣許氏素聞其語咸知卽是人託生也子生七日而殤其願雖償其生何太促歟

無錫楊氏女許嫁江西程氏子程故鉅族而程子因父母早亡自幼失教既長則驕樂佚游從流忘反程之長老寓書於楊願爲贅壻庶有所檢束楊氏許之然不與女言其故也程書在書室爲女所竊發遂得其詳鬱鬱

不樂寢以成疾及程子至翩翩裘馬少年也而舉止輕浮語言詭譎女知所適非人疾益增劇程子殊不顧瞻晨出則至暮不歸夕出則達旦未反非博場卽倡家也如是年餘其所齎罄矣并女之奩中物亦且垂盡自是女病益篤臨死前一日已沈沈若死矣程子偶入視之見女腕上有金條脫一事拊取而去已而婢媼輩見失此物詫曰誰所廢邪將議大索女猶知之微搖其首曰不必尋矣女死程亦辭去不知所之後楊氏次女壻秦君至京師見之於正陽門外則已爲句矣歎曰吾僚壻也乃至此歟贈以銀十兩裘一襲且曰亟還江西果行

也當爲辦裝程曰爾爲爾之官我爲我之句何預爾事  
郭不顧而去此子甘處下流真別有肺腸者其初至楊  
氏爲贅壻也楊氏宴之且陳梨園之戲優人進點唐崔  
教坊記云凡欲出戲先進曲名上以程點拾金拾金乃  
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乞兒事也眾賓愕然或病其不祥或賞其通脫而程竟  
以乞兒終非其朕兆與

山東有陳媪者老寡婦也有二子其長子甲早卒而甲  
婦甚賢甲死後遺有千金貸於人而食其息姑婦二人  
頗足自給次子乙及婦均不孝陳媪自從甲婦居乙不  
顧問無何甲所遺千金盡爲人乾沒甲婦無以爲生鬱

鬱不樂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饑飽寒燠皆不自知媪憐  
之晝夜調護之又苦無食力作以自食甲婦之母族謂  
陳媪曰此非可長也日以久疾累尊章豈母家無人乎  
迎之歸媪自是從其次子居乙夫婦雖不樂然無以拒  
也而乙婦悍甚乙亦畏之乙恆外出乙婦亦時還母家  
每爲姑具五日之糧則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糧則  
其返也必二旬媪於是恆不得飽甲婦雖還母家然猶  
念其姑月必一來來必居數日每日巡行庭除間見地  
上破瓿甌或敗絮或故紙或枯木朽株一一拾起以奉  
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爲金銀我與娘皆不餓

死矣鄰舍人聞之皆為歎息而乙婦殊厭惡之不為具食媪節食食之故不能久畱畱數日輒好言遣之曰吾兒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餘年矣陳氏之鄰故客舍也會有達官稅駕於此以病小畱盡得其狀歎曰是其罪在乾沒者夫兩嫠婦所恃以活命者而乾沒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窮治其事悉反其金陳媪得金亟召甲婦告之甲婦見多金大喜神識頓清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為子娶婦生孫焉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恆業不數年罄其所齎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於路甲婦時時飲食

之未幾以病死

張翁閩人也少時至河南中牟縣訪所親而所親已他去遂畱落不得歸久之無以為生乃鬻其衣裳得錢萬

餘設星貨鋪於市廛間

星貨鋪見李濟翁資暇集言列貨叢襍如星之繁

會有

某翁者亦閩人游於市與之語聞音也喜曰吾同鄉乎因敘桑梓之誼時與往來見張翁誠實乃謂之曰如此瑣瑣豈足生活君舊時在閩曾作何業張曰吾舊學於藥肆頗亦有年某曰然則啟肆賣藥豈不勝此張曰固也苦無資耳某曰以吾之資藉君之力同啟一肆有利均之次日即出千金授張曰好為之吾今有事且回閩

異日再相見張於是卽在中牟啓藥肆焉買藥者踵於門利市三倍張雖一錢之入必籍之歲終會計有所贏餘則分爲二曰此肆吾與某君共之也而某君竟不復至張自至閩訪之亦不得其人歸而歎曰吾何以報某君乎乃幸較某君歲所應得別儲之榜於門大施舍病者藥之物故者借之寒餓者衣之食之歲大無振之行之數十年不倦中牟稱善人焉後其家益饒衍其子於同治壬戌入詞林咸知其爲行善之報惟所謂某君者見首不見尾亦殊可異也

余外家臨平姚氏其疏族中有一婦於吾外王父爲尊

屬余不及見矣傳聞其生前姣麗無雙且雙趾纖小每製履倦則以鍼綫插髻上幫帛垂耳後纔如一葉人不見也以故不良能行行必以婢媪扶掖之姚美人之名聞於鄉里今臨平有地曰美人塚以此婦名也其子婦悍甚恆與其姑立而諍語婦懦不能與爭鬱鬱久之竟雉經死婦工翰墨臨死自書一紙詳述其子婦勃谿之狀置懷中其子搜得燔之其子婦曰凡縊死者下有遺魄不掘出且爲祟乃掘地深數尺果得如炭者一段亦燔之余幼時曾過其家家尙溫飽亂後復訪之則無一人矣有字蓉齋者於余爲舅氏爲賊掠去不知所終嗟

乎其先世有此等事而望其子孫之克昌則是無天道矣

道光閒臨平鄉間有一婦中年以後得一怪疾口不能言肢體不能運動其耳目亦似無所見聞晝夜臥牀中塊然似已死者而飢膚仍溫利口鼻仍有出入之息使醫切其脈蓋無病也其子婦輩按時以糜粥飲之尙能下咽飯則不能咀嚼矣如是五六年一日晨起飲之不受撫之則冷始知其已死也其時諠傳以爲奇事余按紀文達筆記中有一事與此相似但彼男子此婦人爲異耳文達謂其心死而形生余則以爲此乃魂去而魄

存也左傳載子產之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余嘗以火譬之人之形質猶聚薪蒸而束之也置火於中俄而薪化爲火此卽所謂人生始化曰魄也俄而炎炎焮焮光燄上騰此卽所謂既生魄陽曰魄也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亦猶燈之熄也煙上散而煤下墜乃其常也若此婦者其魂已去而其魄猶存正如光已滅而火未絕耳因記姚氏掘遺魄事并記此事且說魂魄之義如此又魂魄者生時之名若死後則爲鬼神矣孔子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可知生爲魂

魄死則魂升而爲神魄降而爲鬼蓋魂升魄降姑以生時之名名之其實魂者火之光也死而升者止其煙也魄者火之所以爲火也死而降者止其煤也觀姚氏所掘其形如炭正可證明其理矣

唐西鎮人伊介春有女曰翠姑自幼許嫁木氏子木所居曰鎖條橋相距非遠後木氏家日落介春私與其妻議欲絕其婚翠姑微聞之鬱鬱不樂咸豐之季賊陷杭州鄉間皆大亂介春率妻女奔滬濱遂別爲女相攸有成議矣翠姑知事迫縊而死此事余聞之二兒婦適草筆記第十五卷竟因記之卷末雖其事平平無奇似不

合志怪之例然稗官小說未始不以表章節義爲事先大夫秦淮烈女篇云我無風化權僅操筆一枝余筆記中載此等事猶此意也夫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六

曲園居士

武林徐氏為浙西望族其故第在姚園寺巷亂後雖燬於兵火而門楣及聽事無恙 聖祖御書凜存堂額及清德鎮俗額 高宗御書清慎可風額至今

猶存余門下士花農庶常琪乃文穆公來孫也稍加葺治而居之余每過其家輒興故家喬木之思偶閱定遠方蓮舫太守蔗餘偶筆載其家文敬公軼事云文敬之封翁居錢唐江邊每子午潮退將沿岸數十里水族親掃入江自少至壯無間一夜潮極大巡江武官見火光



言十六  
一團湧入徐氏叩門以告適文敬公生因以潮名及觀  
平江李次青廉訪 國朝先正事畧則云錢唐徐文敬  
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湖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  
拯之得免僦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  
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名  
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  
廉竟出其門云此二說未知誰得其實花農距文敬已  
六世恐亦未必能詳矣花農之生也其先德若洲先生  
夢一道士化爲鶴而生故小字鶴根意花農亦生有自  
來者與

徐花農云吾家舊祀花園土地相傳文敬公晚歲家居  
時招鄰叟飲一叟年最高延之首坐叟辭公曰君乃吾  
鄉老土地何辭焉叟笑而就席老土地者杭人諺語猶  
言前輩耳是夜公夢叟來云公命我爲土地願卽公花  
園中乞一席之地公其許我乎公愕然而寤犁旦使人偵  
之則叟死矣問何病其家曰叟固無病但自言欲往徐  
氏如是者三遂卒公歎息久之祀之於後園遊戲一言  
遂爲鬼神所憑藉卿相造命信矣

花農又言文敬公未達時爲贅壻於同里父氏父媪以  
公貧弗善也及夫人卒公遂歸江干故居一日父翁遇

諸塗曰爾以吾女亡遂不過我乎強邀俱歸於父媪前  
亟稱公賢媪微哂翁曰爾不賺於此子乎吾行且妻以  
次女媪怒甚曰爾好爲之吾不與聞翁曰敬諾遂以次  
女爲公繼室媪無如何也公不復居父氏與夫人俱歸  
他日夫人歸甯偶語諸嫂曰今日肩輿及門觸於棖幾  
覆嫂曰吾家華門安容高車夫人曰庸詎知吾不高車  
乎諸嫂皆乾笑曰爾乘高車來當毀垣以迎之夫人遂  
辭去及文敬公貴夫人始再至母家諸嫂置酒相款洽  
夫人從容語諸嫂曰垣未毀乎余謂江氏檳榔之誚韋  
家鶴雀之稱土方貧賤見輕於妻族自古有之史家載

此等事者欲使人知白屋之中大有青雲之士勿以高  
門鼎族而蔑視寒微耳余記父夫人之言亦此意也  
杭州姚園寺巷有旌德觀祀疫神曰溫元帥按元人吳  
自牧夢梁錄已載有此神云是東嶽所部疑必起於宋  
世矣每歲五月居民昇神巡行市廛蓋亦逐疫之意而  
過徐氏之門必疾趨而過相傳徐文敬公官冢宰是爲  
天官主天下神祇故神過其門必致敬焉 國家定制  
凡壇廟祭祀及僧道等事皆掌於禮部祠祭司實與吏  
部無涉巫覡之見良可一噓然亦可見故家之重矣  
徐少薇名暉花農之再從兄也嘉慶戊寅年十四應鄉

試中副榜其明年舉於鄉應禮部試不第畱京師未幾卒卒之前數月夢至一所修篁夾路中有棋聲不覺朗吟曰飛來碎玉度棋聲修竹嬋娟畫不成下句未就而竹中有人續之曰惆悵碧溪相別後煙霞深處五峯青尋聲而往則一樵者方倚樹而吟見徐至驚曰華林子來何速乎錢某猶未至也子旣來此吾導子至一處觀之遂與俱往至則高門岌業若官廨然入門有女子六七人執帚掃花視徐而笑不出一語登堂見楹閒縣一聯云天下今宵共明月人間何處有仙山堂之左右列書櫺八九縹囊細帙充物其中有角巾野服者數輩挾

冊諷誦樵者卽取一卷授徐視之其生平所作詩文皆載其上驚而寤不解所謂惟樵者所云錢某則固知之乃其同硯之友也其時固無恙未幾而徐某之訃至歎曰曩樵者言錢某未至吾來何速今錢某往矣吾其繼之乎因記所夢弄書篋中及卒家人發篋得之乃知石曼卿芙蓉之城王平甫靈芝之宮非小說家偽造也杭州武林門內有長壽橋橋之左別有一橋無名但以小橋呼之其地有某甲者素無賴恆集徒衆攜鋏鋤於無主荒地攜石賣錢階砌柱礎爬羅殆盡乃竊小橋上石欄石楯載以小舟至唐西鎮賣之甲有子七歲是夕

忽得疾次日彌甚藥之不瘳自言有神人擊我甲使卜者卜之曰橋神爲祟甲大驚具牲醴禱焉無效不數日其子竟死嗟乎亂後橋梁半就傾圯比來稍稍修葺乃余往來江浙間見有甫修而卽圯者推原其故蓋有負之而趨者矣安得處處有橋神爲之呵護哉

蘇州山塘有某甲者以賣魚爲活人頗長厚家亦粗足自給惟嗜酒每醉則言語不倫家人習之亦不怪也一夕酩酊而歸坐未定復趨出家人問焉往曰吾且赴水死明日買棺至興隆橋邊斂我可也咸以爲醉語耳良久不返蹤跡之則宛在水中央矣鉤撈出之已不可救

竟如其言斂於興隆橋邊云

李翁廣東從化縣人遷居省城年五十餘無子買某姓女子爲妾女見李老意不樂呼使侍寢掩面而泣問之不答固問始微露其意李翁曰老夫女妻固非偶也若旣不願吾何敢強召其父至以女歸之李翁可謂長者矣此女失此良人轉似可惜也

許仁山閣學之女嫁海甯孫氏有女名小翠生於京師襁褓中父母以奔喪歸因小翠稚小寄養於余次女處蓋余次女卽仁山之從弟婦也後余女擊之南旋以還其父母小翠秀外惠中眉目如畫然自幼多病年七歲

言一  
三  
殤焉其臨死時跌坐榻上閉目合掌家人不知其已死  
候之則氣已絕矣其殆有宿根者與曇華一見亦可異  
也  
小兒出痘謂之出花不知所自始然南北並有此語矣  
一家有娣姒二人其子皆出痘娣之子頗危險姒之子  
已上漿矣其夜姒夢見一賣花媪娣姒各就之買花已  
而娣以所買之花易姒之花遂寤次日視兒則娣之子  
頗有起色而姒之子痘皆下陷未幾竟死娣子反無恙  
乃悟夢中易花是其兆矣

揚州甘泉縣陳生端甫居仙女廟鎮之南母與妻皆熊

氏蓋姑姪也妻病母移榻於其房一夕睡醒見火光熒  
熒自下而上驚而諦視乃一大鼠銜燈草緣壁而行急  
呼其子起則火已及承塵矣須臾遂熾陳負母出又使  
人昇病婦出幸皆無恙屋竟燬焉夫鼠銜燈草常有之  
事而陳氏竟以致焚如之禍歐陽公云禍患常起於細  
微信矣

蘇州有王媪者少寡而貧無子女惟爲人縫紉以餬其  
口垂三十年矣其鄰某翁頗饒於資有一子甫十歲自  
幼多病病作輒有鬼憑其身招巫者施救勒之術竟不  
能遣惟王媪偶過其家則鬼卽避之如是者數年其子

心痛體煩日就羸瘠翁甚憂之夢神語之曰以此子爲王節婦後病卽瘉矣翁因商於王媪願以此子與媪共之承兩家香火媪大喜子自母王媪病果不復作娶妻生子奉王媪終其身然則此子之病殆鬼神哀憐節婦不忍其老而無依與

先大夫印雪軒隨筆載臨平鄉間有兄弟四人而同歲者蓋二子於正月孿生二子於十二月孿生也乃又有兄弟二人同年同月而弟之生日顧先於兄者蓋此二人爲異母兄弟皆生於三月兄於三月中旬生弟於閏三月上旬生相距二十日至無閏之年則弟先於兄者

十日矣其事本無奇姑記之爲談助惜談者不言其姓

氏

湖北有張氏女許嫁胡氏子婚有日矣而胡氏子病甚乃使媒妁請絕於張張女不可曰女子旣以身許人死生以之遂適胡氏而胡氏子病有閒又踰數年生二子始死張女撫其二子以終此與弟十五卷所載樊氏女事相類然樊女熒熒孤苦張女則非止有節操且有才幹其父仕於閩爲縣令資財巨萬惟挾二妾以從棄厥妻於家不顧無以爲生族中人咸不平縱與其妻使如閩辭無資則爲醮資又懼不禮於夫女乃曰母無懼我

侍母以行然須具來往之資合則留不合則返耳於是  
母女俱如閩未至其所三十里使人以告父聞妻至將  
不納聞女與俱至始大具車徒迎之既至果相安居數  
月女辭欲返母留之女曰家有尊章豈能居此長奉母  
乎母泣曰汝在故我無苦汝去彼將魚肉我矣吾從汝  
歸耳遂與俱返後其父以贓敗 詔下原籍簿錄其家  
財縣官奉檄至門母皇恐伏竈下餘人悉走匿女盛服  
出見縣官言父平時棄母不顧狀且曰父盛時母不同  
其樂今父敗母豈得同其苦請公入視如有銖金寸錦  
之儲甘受隱匿之罪聲情慷慨縣官爲之動容入視之

破屋數椽疏帳縹被而已歎曰誠如汝言誠如汝言遂  
去

山西一富翁年四十無子每至親串家見有小兒輒喜  
而抱弄之嘗于役於中州騎馬過中牟縣城外見樹陰  
之下一小兒纔四五歲娼媪可愛下馬就視兒初不啼  
抱之上馬幸無見者諦視此兒眉目姣好肥白如瓠愛  
不忍釋竟擁之懷中驟馬而去比至家遂以爲子而翁  
自得此子後連舉二子三子皆長並爲娶妻然翁之家  
人每竊竊私語謂翁既有子矣焉用此他人子爲翁微  
聞之自度已死後必不相容於是召此子語之曰吾自



中牟攜汝來今幸成立然久居此終少味也葉落冀本  
汝其歸乎乃爲具萬金之裝使攜婦俱去戒之曰汝至  
中牟但至某所訪之必有骨肉相逢此吾遇汝處也子  
不得已涕泣辭去既至中牟止其妻於逆旅而自至城  
外訪求逢人必問冀有所遇久之有人語之曰吾村某  
氏老嫠婦曾失一子得毋是乎其子喜甚亟使導之往  
至則一老婦出曰吾夫亡後遺腹生一子至某歲失之  
今日二十年雖見之固不識矣然有可辨認者此子面  
有豆花唐陳黯有詠豆花詩卽痘癍也今謂之面麻吾曾識其數今雖久遠  
猶未忘也乃言其數衆人視此子之面果有豆花數之

與婦言合皆喜曰此真是矣其子泣拜歷言前事卽從  
逆旅中迎其妻至老婦家本貧自失子後又悲思成疾  
一旦有子又有子婦且有多金乃大喜慰塞翁失馬未  
始非福此之謂矣或亦造物哀憐節婦而曲成之乎  
光緒辛巳歲花農與倪儒粟茹及孤山寺僧本慧同至  
俞樓於樓後山上西爽亭小坐旣下山僧自後招花農  
曰來看來看花農視之見松樹上一蛙淺綠色竟體滑  
澤如碧玉琢成無磊砢之狀與常蛙異儒粟曰此非金  
華將軍邪僧點首曰無多言次日花農至右台仙館以  
告余按杭城湧金門內之有金華將軍廟舊矣據咸淳

臨安志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後唐爲金華令吳越王  
擢守婺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杲卽城隅浚三池曰湧金  
旣歿民爲立祠池上此固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者也  
其神乃化身爲蛙何邪然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  
者卽如黃河之神化身多爲蛇見於記載登之奏牘同  
年生薛世香廉訪河南靈寶人也嘗語余云黃河神有  
大王有將軍每見形則官吏必以盤承之大設牲牢廣  
陳優戲蛇在盤中端然不動其蛇有大小小者大王大  
者將軍大王蛇不過尺許頭外尾內其直如矢雖至數  
日之久小有轉側而終不易其方將軍蛇或數尺或丈

餘蟠曲如糾纏首則昂然上出而不見其尾大王蛇必  
居盤中將軍則稍偏焉數日後輒失所在莫知何往河  
工官吏及濱河之民咸崇奉之無敢褻視有所謂粟大  
王者乃 國朝栗恭勤公其神亦蛇也然則金華將軍  
之爲蛙何異之有推而上之知古書所載如伯鯨爲黃  
熊望帝爲杜鵑女娃爲精衛欽鴉爲大鸚蓋亦理之所  
有一孔之儒固不足以知之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寓廬迂道德清省  
視先人邱隴泊舟城中自坐小舟出南門至金鷺山展  
先通奉君之墓畱奴子沈貴守舟忽有一人可四五十

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  
畧是劉字沈粗解翰墨問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徧  
旁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  
且爲姓氏所有惟樓及柳耳吾邑素無此二姓莫知何  
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  
因以問之兩君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  
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  
葉唐天寶中初設德清縣柳侯卽來爲縣令侯名察躬  
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者  
是也有惠政旣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

邑人卽以柳祠故址爲之祠於是祀戴兼祀柳後又附  
以葉並詳縣志余流寓四方久不獲躬拜祠下而文章  
道義又不足以感動幽明兩君所言蓋譚語也其事載  
春在堂隨筆卷第五今因金華將軍事又類記之

光緒五年十月乙丑余葬內子姚夫人於錢唐右台山  
之原余卽自營生壙於其左旣葬三日有蝶見於墳塋  
黑質而黃章越三日又見亦如之時雖十月小春然已  
交大雪晨起嚴霜滿地不應有此亦可異也及歸吳下  
以語老友吳平齋平齋決爲太常仙蝶然未敢遽信也  
其事見春在堂詩編卷第九今亦類記於此余作金華

將軍詩中四句云我泛餘不溪中舟疑有神人來同游  
我築右台山下壙疑有仙蝶來送葬卽謂此二事也  
陸錦忻長洲學生以高等食餽有聲庠序閒光緒辛巳  
歲感疾頗劇妻子爲禱於神陸曰可不必矣吾頃見冥  
吏持牒來有吾姓名錦下一字本非忻字後塗去之而  
注忻字於旁則是我也其能免乎未幾果卒陸氏兄弟  
行以錦字爲名者尙有數人不知其塗去者爲何字也  
陸年僅二十四是歲甫新昏同學之士頗惜之  
顧某蘇人官浙中與於海運之役自浙至滬偶與數友  
飲於茶寮忽得狂易之疾其僚送之還蘇而疾益甚百

計求死刀繩之屬家人悉爲藏弄甚至不敢以陶器盛  
飲食飯盃茶椀一入其手輒齧而碎之或不及備則吞  
咽入腹者亦竟有焉醫巫雜進久而不瘳會有請箕仙  
者乃就之問故箕筆書曰病由鬼祟鬼亦顧姓浙江平  
湖市井中人顧某前生爲其主會計乾沒其千金致彼  
鬱鬱而死故今來索償然顧某止於侵蝕其資究未戕  
害其命此鬼自以病終理難議抵果能廣作功德當可  
消釋冤愆顧氏從之用浮屠氏法誦經施食七日夜而  
顧病果已仍至滬上終海運之事然未及三年卽以他  
疾卒此鬼殆乘其衰氣而來左氏所謂其氣燄以取之

者也

某甲揚州人寓於蘇家中惟一母一妻偶外出其妻爲之闔戶甫還入內驟得狂疾載號載呶不可嚮邇母急使人趣甲返甲察其聲則男子也問曰汝何人耶妻大聲曰不識我乎我某歲與汝別於某所汝忘之乎甲乃恍然知爲某乙先是甲在揚州時曾借乙錢十千及粵寇之亂甲與母妻逃至某處適乙亦至焉其時乙無一錢乃從甲索所借錢甲橐中尚有洋錢四十欲許之妻曰亂離如此生死未卜豈償債時邪甲從其言而止自後亦不復見至是乃問之曰與爾別後爾何所往妻作

鬼語曰彼時吾與母同行爾不還吾錢母子二人饑餓不得食努力至江邊賊已大至江中雖有渡船以吾無錢不肯載乃負母循江岸而行力竭仆地呻吟三晝夜母子俱斃每念死時之苦恨爾入骨十數年來在揚州尋覓竟不可得後知在蘇州又在蘇州尋覓數年矣今得相逢必償我命甲叩首謝曰曩者誠我負心然吾夫婦死爾母子仍不得活於事無益且我負爾錢究未害爾命也我願數倍曩日所借之錢爲爾作功德憑仗佛力託生善地不亦美乎鬼始不可旣而曰汝言亦有理好爲之甲於是出錢大作佛事妻病果愈中山君有言

與不期少衆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甲與乙  
既素有通財之誼危迫之際雖無所負猶宜分財以濟  
之況實負其錢乎乃婦言是用斷毛不拔遂使母子流  
離擠于溝壑固宜其飲恨九原矣雖仗佛力消釋前愆  
吾猶未保其卒也

趙某蘇州人當兵亂時蹣跚城外無所依有農人李姓  
憐而留之趙因與李女通李無如何遂以爲壻贅於其  
家夫婦頗相得趙有季父避兵甯波使人訪知趙所在  
招使往趙與妻謀曰吾季父頗有資今來招我我且先  
往往而得所再來迎汝并迎翁也及趙至甯波其季父

議爲娶某氏女趙聞某女美且裝送甚豐欣然從之及  
亂定遂依季父居不復還蘇至光緒辛巳春趙偶至門  
外眺望有陰風吹面通體生粟乃入室蒙被而臥夜半  
忽作譫語曰與汝別二十餘年絕不一念前情致吾父  
抱憤而死吾亦飲恨而亡負心若此吾今得請於神矣  
汝尚望活邪言畢遂絕

揚州市井中有王陳二人共啟一肆肆中畜一貓毛色  
甚美兩家皆奇愛之貓一乳生四子皆肖其母逾月之  
後跳踉於地見者每注目焉鄰有某甲乞其一許之以  
不能離母故未將去一日陳他出王倦而假寢惟陳母

王妻坐守肆中忽有少年突入攫一小貓去母妻皆大號王驚起追之某甲亦助之追須臾陳亦繼至少年見追者三人知不能脫棄一貓於途甲抱之歸陳與王仍相逐不捨少年窘甚并所存一貓亦去之二人抱貓俱返而少年不知猶以爲有追者狂奔不已觸一孕婦仆地竟踐其身上而過於是市人大譁要遮少年使不得逸視婦已垂欲絕矣覓其夫至縛少年送官如婦死當論如律云嗟乎魯以鬪雞而出昭公鄭以逐狗而殺子陽小事而啟大釁微物而釀巨禍自古有之矣此猶其小焉者也

某甲湖北人居揚州爲鹺商喜談內外丹之術偶與友飲於茶寮見一老翁支布爲棚賣藥其下有一客與之諧價斷斷未定就視之則一何首烏宛然人形問所值錢四千耳大喜如數與之友曰此必僞也豈有何首烏已成人形者而所值止此邪甲曰不然仙人賣藥論有緣與否不計值也抱之而歸是夕宿於花園不入內室次日視之死矣家人大駭窮究其故友以告亟使人覓賣藥翁不知所之矣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

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盈野

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亂定之後子遺之民稍稍復集掃  
除齟齬經營苦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  
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承塵上人不及見久而腐  
爛人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  
小塊堅硬如石顏色微紅捫之極痛旋身熱譫語或逾  
日死或卽口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  
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方  
疫盛時村民每於夜間見鬼火數百數千成隊而行近  
之則聞鑼聲鼓聲鈴鐸聲吹角聲馬蹄聲器械摩拏聲  
月夜并見有旗幟之象又往往有人忽然倒地如酣睡

者越日而蘇輒言有兵馬經過被其捉去搬送什物至  
某處而返又或言令其荷送傳牌牌上大書某官帶兵  
若干赴某處仰沿途供應如律及數日之後其所言某  
處某處無不大疫矣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  
則其左右十數家卽遷移避之踏於道路者無算然卒  
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  
跡老子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矣馬星五觀察駟良  
雲南人爲余說如此蓋其所親見也觀察又言咸豐八  
九年閒李樹往往不實而反生王瓜楸樹本無實而反  
結實如豆好奇者收而藏之厥後疫起百藥不效或謂



李瓜楸豆自古未聞天地既生此異物諒非無用或可以治此異疾乎試之果驗而當時收藏者少甚不易得得之者珍逾參苓矣近年來久無此疾而李與楸之生瓜豆亦不再見於此又見天心仁愛雖大劫之中未始不寓挽回之意也

葉某吳人官於中州有三子皆在十齡內外年相若也一日戲於庭中其仲子手執一鐵釘謂季子曰吾此釘一發卽成弩箭且中汝目矣季子曰兄試爲之仲子一舉手釘卽飛去仲季二子相去頗遠中間又隔一人而釘竟從此人腋下穿過飛集季子之目目睛卽時突出

大如雞卵五色爛然幸其係未絕纒然下垂且四五寸季子走還內室投其母母大驚以手握其睛納入眶中季子初不覺痛至是始大痛而倒良久乃蘇後幸無恙而此目則盲矣方擾攘時忽失仲子所在大索之則在一神廟中厥角稽首求祐其弟不死扶之還色若死灰額上血漉漉然其母不忍責轉以好言慰之此殆有鬼神使之然乎

潘氏徽州大姓也其族人檢視譜牒知乾隆間族中有一婦歿於杭州卽淺葬於城外今絕無後矣而此婦生前頗有恩德及其族人於是舉族聚謀欲歸其骨合葬

於其夫之墓乃其醵金使一人往其人於光緒七年四月至杭州依譜牒所載營求其葬處果得之發視則其棺乃柶木所爲尙完好而其底則已朽矣屍臥棺中容色如生衣服亦未壞視其棺和所題識蓋已一百二十八年而儼然如新死者遂昇而置之新製之棺有與其役者見屍右手握一小盒封緘甚固乃竊而懷之莫知何物或曰其中有寶珠屍之不壞職是故也吳下有邵氏舊僕實從之往親見其事歸爲奴輩言之如此李石泉孝廉錢唐人以道光丁酉科舉於鄉余同歲生也初名人杰未幾湖北有反者名鍾人杰石泉不欲與

同名乃改名峩或曰峩字山在我上以山壓我豈得爲安不易此名必大不利石泉不從其言逾年竟卒余按太平廣記引感定錄曰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嶽遂更名言乃中第此與石泉事正相類或人所言不爲無見也

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寢

引見一切經音義

字亦作嚙拾遺記云

呂蒙嚙語通周易是也今人亦往往有然湖北有一婦不見答於夫夫外出輒棄婦不顧婦食貧自守無他志夫偶歸與之宿聞婦嚙語皆處分家事懃懃懇懇夫大感動曰諺云柴米夫妻信矣遂相愛重如初此亦至誠

動物之一證也又有一貴家妾平日事其大婦謬爲恭敬夫或於無人處撫問之曰夫人遇汝何若則謹對曰甚善然其夢中吟嚙呻呼輒若見督責於大婦恐怖乞憐殼鯨萬狀夫呼問之笑曰無他嚙語耳固問之終不言夫歎曰積威所劫一至此乎由是寢疏其妻實則妾之嚙語皆僞爲之也此視驪姬之夜半而泣用意更陰險矣其妻竟以此鬱鬱成疾而死臨死謂侍者曰吾死終不令此妾得志未幾妾亦死

光緒辛巳歲四月蘇州西米巷民家有母菀產一豚一首二身二尾八足其家以爲不祥斃而投之水羣句取

食之亦無他異按明史天啓四年榆林生豕一首二身二尾八足事與此類在五行家所謂豕禍也紀文達自言於漢儒之學最不信五行傳說余亦云然夫孔子作春秋未嘗不紀異然必如劉向董仲舒諸儒之說以某異爲某事之應則不能無附會亦不能無抵牾明史五行志但紀祥異不載事應所見卓矣

張氏子楚人生而蘊藉父母奇愛之年十六七忽有神附其身言語不倫歌哭無度平時婉變如處女至是則距躍曲踴捷於猿猴百尺之樹可登其巔視隆樓傑閣猶凡案也楚俗爲神所附者卽使爲巫鄉里皆信奉之

所獲頗豐而其父母雅不欲爲此力請於神曰吾子眇小不足奉大神願神舍旃神不許乃邀集其族姻之長老羅拜於前請益哀神附其子言曰旣衆人苦求吾卽去矣然此子不永年吾在能護持之吾去恐不免耳言已果去其子逾年而卒衆以神言爲信然安知非此子已精神越渫故邪得乘之邪其子言神初降時見有若猴攫者疑爲猴精故趨捷若斯也

楚人有娶新婦者甫導引入房將行合卺之禮新婦忽發狂號呼謹叟駭懼奔觸舉家皇皇莫知爲計不得已迓其父至新婦見之則厲聲曰汝來邪父察之蓋其兄

之聲也先是其父有兄早死以二子爲託父乾沒其資而虐遇兄子斃其一人至是其兄之鬼附新婦之體歷數其罪父俯首不能出一語夫氏之人乃責之曰此女旣歸我家則我家人也豈復與爾家事且此女在室時爾何不附之而言今乃牴亂人家嘉禮無乃不可歟鬼曰此女在室我附之而言誰其聞之今兩家族姻咸在是非曲直必有公論我故不辭塘突一抒憤懣幸諸長老哀憐爲我善處之衆謂其父曰汝誠無狀今尙何言乃使悉反其所侵蝕且召其兄子至推擇族中一長者俾鞠育之以待其成立鬼又附新婦叩首致謝遂去後

亦無他然其父自此不齒於鄉里矣  
湖北江夏縣民祝某於兵亂時娶一婦江西人嫠也然  
此婦自歸祝氏甚愛敬其夫善事其舅姑先後宛若女  
公女妹無閒言又甚勤慤凡女事雖素所不習必勉爲  
之一家皆喜以爲得賢婦不以其再嫁而輕之也居數  
載忽得暴疾有鬼憑之而言責其不義察之乃其故夫  
也祝氏之人環而禱曰亂離如此君又早世熒熒嫠孀  
將何倚賴其不能守非其罪也鬼曰不然吾未死時固  
嘗問之能爲吾守否彼自誓不嫁奉吾老母吾骨未寒  
而遽背之致吾老母流離道路死於飢寒吾在九原恨

入骨髓今得相逢必取其命爾家若哀憐此婦爲治後  
事可矣勿召醫巫徒費無益也婦病數日竟死此婦在  
祝氏甚賢度其事故夫必無失禮乃以負其諾責遂膺  
潛邀之誅傳曰食言者不病可爲倍死忘生者戒矣  
道光中安徽太和縣令某君幕客有能扶箕者長夏無  
事輒與諸友召箕仙以詩歌唱和爲樂一日仙至作詩  
云城郭人民異昔時戰場衰草尙離離平生家國無窮  
恨清潁亭邊夜月知自署還遺子衆莫知爲誰箕筆又  
書曰諸君不知有李桐乎吾卽桐也衆曰敢問何時何  
地人箕曰舊事迴思至今心痛諸君固好事者不妨畧

言之吾生於明萬曆之季明代潁州隸鳳陽府吾乃潁州人也吾父名清白官山東巡撫其時魏忠賢顯權風示督撫呈進祥瑞而山東民間適有牛產一犢厥狀詭異吾父爲僚友所惑遂以麒麟生聞於朝閣臣票旨有云厥臣修德而生仁獸海內忠義之士聞而惡之吾父遂爲清議所不齒思陵登極逆奄伏誅詔定逆案吾父與焉吾誠私心痛之因念周書有言爾尙益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然則幹父之蠱惟忠孝而已每讀書見古忠臣烈士之事未嘗不愴慨太息也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吾念徒死無益跳而免走山東招集舊時部屬得死

士數百人與之俱還收復潁州又與賊戰茨河鋪大破之又戰焦陂集禽賊首闖塌天賊由是不敢犯潁吾守潁凡八載名震江淮後因降賊袁時中復叛吾出不意爲所戕害以死報國亦復何恨萬不料賊中有李信者故杞縣舉人也降賊之後改名曰嚴力勸闖賊勿多殺人以此收人心又造迎闖王不納糧之謠以熒惑人聽名列賢書而甘爲賊黨非人類矣然彼爲李信吾爲李栩彼爲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吾爲直隸鳳陽府潁州人若風馬牛不相及也且吾自慙不學少年時一統袴子弟好馳馬試劍博奕飲酒閒或與幕府諸客爲歌詩酒後

耳熱拔劍狂歌如此而已又何嘗折節讀書應場屋之  
試登孝廉之科乎乃舉世以訛相傳竟謂吾卽李信數  
百年來牢不可破皆言當時賊中之李信卽山東巡撫  
李某之子也嗟乎吾父生前已爲世所詬病區區之意  
誠欲捐此微軀爲吾父一洒之乃以姓氏之偶同遂致  
梟鸞之莫辨九原抱恨豈有窮期因又作一詩曰此恨  
竟終古無人一討論由來青史上大半是冤魂此事余  
從前在徽州時聞之晏白華茂才有所錄一紙叙李柟  
戰事甚詳今失之矣按明史魏忠賢傳云海內爭望風  
獻諂諸督撫大吏閭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

德立祠是李精白固奄黨也又云山東產麒麟巡撫李  
精白圖象以聞則麒麟一事亦實有之崇禎二年定逆  
案巡撫尙書李精白列入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  
見崔呈秀傳李精白之爲人固無足論又考流賊傳杞  
縣舉人李信逆案尙書李精白子投自成改名曰巖則  
史固以李信爲李精白子也此所謂李柟者何人歟余  
初以爲箕仙詩文類好事者爲之不足爲據乃後觀朱  
蘭坡先生所輯 國朝古文彙鈔有范光陽雙雪堂集  
李柟傳一篇竟與箕言符合范光陽爲康熙戊辰進士  
距明季非遠所傳聞必當有據余因有李柟事存疑一

條已刻入壺東漫錄矣

俞樓雜纂第四十卷

疑李精白爲逆案中

人海內之所切齒故一聞有以李氏子從賊者皆曰此必李精白之子也實則李精白之子是李桐而非李信在修明史諸公亦未知此耳惟李精白止見魏忠賢崔呈秀傳不知何處人杞縣乎潁州乎此事迄未能定光緒辛巳歲汪柳門侍讀主講西湖學海堂與余時相過從余以柳門前官少司成因問有前明進士題名碑乎次日以刻本數冊見示蓋非全者余初不知李精白何科進士隨取一冊信手繙帙卽見李精白三字乃萬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進士河南潁州衛軍籍直隸潁

州人然則杞縣李信誠非其子矣且以河南潁州衛軍籍中式則世以杞縣李信爲其子其傳訛亦非無因數載之疑一朝而釋夫李桐以貴游子弟毀家抒難爲國捐軀是亦一奇士觀其降箕之言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余因爲考論之如此庶足慰彼九泉乎

直隸清河道署相傳明季時有三十六人死難於此至今署中有一室設三十六忠臣之位以祀之未知信否然居是者率不利相戒勿居儼民舍爲公館而官解反虛設焉同治中陳作梅前輩龔官清河道不信鬼神之說毅然居之未幾竟卒於官於是繼之者仍賃屋以居



云余謂忠義之鬼不當爲厲殆由久曠弗居故爲妖鬼  
所據空穴來風斯之謂矣

昆明趙蓉舫先生光先大夫丙子同年也同治中以大  
司寇薨於位其時直隸有某官奉使自正定還乘車夜  
行忽見有綠幃大轎從北來導者一騎從者二騎馬前  
有二燈書刑部大堂四字訝曰夜深安得有貴官經過  
且沿途不見有供帳者何也及至省城知趙公卒乃知  
所遇非人也由畿輔南行殆返滇南原籍與

禮記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謂百家  
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卽後世祀土地神之

始至城隍則始於春秋時四墉之祭或引禮坊與水庸  
爲證然孔穎達謂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  
受水亦以泄水則是田間溝塍非城隍也夫土地之所  
包者廣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  
然城隍必一州一縣始有之而土地則小邨聚中亦無  
不有此城隍之神所以反尊於土地也城隍與土地皆  
地祇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龍配社王肅之徒并謂社卽  
祀句龍則如吳越以麗玉爲城隍固不足怪矣余書所  
載如閔斗陽司馬爲雲南府城隍蔡駿甫大令爲卽墨  
縣城隍談者皆云真實不虛今又聞門下士鄒鏡堂實

德言其妻父丁濂甫先生事故又記之濂甫名紹周江蘇丹徒人道光庚戌科進士同治中視學浙江卒於官卒後其妻蔡夫人夢濂甫來牙旗儀織仍如生時問之言已爲杭州府城隍矣其女歸鄒氏卽鏡堂妻也將死前一年夢有婦人來索命已而以產難亡鏡堂思之不置會有善扶箕者自言有李少君之術因使致之果附箕筆而言其過去生中爲醫者誤傷一孕婦今來責償已償其命亦無所苦父見爲杭州府城隍死後居父所甚安樂君如相念可爲書使人持赴吳山城隍廟焚之必可達也鏡堂如其言果夢妻來述書中語悉合余謂

庚元規有追報孔坦書劉孝標有重答劉沼書古人不以生死易心致書逝者亦往往有之然泉路茫茫誰爲置驛吾恐鏡堂之夢亦周禮所謂思夢耳如果一紙之書九原可達則幽明雖隔而音問仍通豈古者鬼神不雜之義哉至濂甫爲人粹然古之君子沒而爲神亦固其所憶癸酉之春曾與杜蓮衢侍郎同飲濂甫所三人者皆庚戌同年也濂甫是時猶無恙酒後出蜀游草一卷屬余點定乃未及數月遂無疾而終至庚辰歲蓮衢亦歸道山惟余僅存思之不勝人琴之感矣異日登吳山瞻城隍祠宇追念平生之言能無腹痛乎

石門吳又樂大令康壽於咸豐三年夢有吏持官文書  
來召卽隨之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入之見一官南面  
坐侍者甚衆吏引又樂至案下而跪竊窺堂上懸威靈  
公三字額威靈公者其邑城隍神之封號也又樂自知  
死矣卽亦不懼而神反若甚惶遽者命吏引之出又樂  
抗聲曰敢問以何罪見拘神曰無他吏行文書偶誤耳  
又樂曰旣誤攝至此竊願有所問自今以往尙有年齡  
如干能示我乎神伸五指示之又樂遂寤自念五指必  
五年也是歲年二十有七至三十二歲私計當死凡身  
後之事悉爲料量飾巾待終及改歲竟無恙於是知其

事者咸謂又樂曰五指者五十年也君之壽必可至耄  
耄矣光緒辛巳歲又樂過余春在堂與余言如此又樂  
六世祖諱之振字孟舉號黃葉老人乃國初詩人也又  
樂刻其詩集十卷又補刻漁洋鈍翁諸公倡和詩附於  
末冠蓋中有此風雅好事者亦不可多覩矣又樂命  
又樂言光緒庚辰歲知青浦縣以公事至鄉間泊舟月  
城鎮其時夕陽在樹炊煙四起凭窗眺望見距舟可數  
十步沿岸有竹籬籬之內外男婦數人或坐或立又有  
童子六七嬉戲其間俄一童子失足墮水男婦皆驚顧  
而岸斗絕不可下又樂欲移舟救之而牂牁維繫甚牢

且長年三老皆散就酒家一時不易招集正愕眙間忽有狗躍入水銜童子之衣泅水而至對岸蓋此岸峻削而彼岸則陂陀可上也狗曳童子登岸其家人亦趨至抱之起幸無恙又樂大異之使人召其家人問焉則其家止此一子若水死則無後矣狗卽其家所畜者一常狗耳乃能入水救其幼主古有義犬斯之謂矣又樂命從者以肉和飯飼之後聞人言竹籬中男婦有其族人在焉甚利此子之死而得其資財又樂歎曰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又樂歎曰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咸甯樊氏子余親家玉農觀察之疏族也少無賴好飲

博不事恆業年四十餘而死有某者其袒免昆弟也樊子之鬼忽至其家爲祟某曰我與汝素無怨何忽見祟鬼曰吾死無子爾不爲吾立後何也某曰汝自潦倒不畜妻子非我之咎且我與爾遠矣某某非汝近支乎汝欲立後何不就彼謀之祟我何爲鬼曰不然吾無田產誰肯爲吾後雖近支可若何汝實筦一族之事得汝一言乃有濟耳蓋樊氏爲咸甯大族族長一人外又有管事者數人族中事皆其主持某卽其一也乃語之曰事誠在我但汝生前初不以此爲意今何亟也鬼曰吾生前大錯曰謀逸樂有子無子不挂懷抱死後爲先靈所

言十六  
責以爲祖宗血食自我而斬汝不爲我立後吾無以對  
先靈矣某於是言於族人擇其近支一人爲之後鬼始  
去觀於此知鬼猶求食古語非誣與滅繼絕先王之仁  
政敬宗收族古人之良法未可謂魂升魄降遂泯然無  
所知也

錢唐茂才張亮采之妻魏氏嘉慶丙子舉人湖州府訓  
導名彭年者女孫咸豐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名  
大縉者長女也於同治癸亥歲歸亮采次年七月亮采  
病魏割股肉以進竟不效亮采垂死泣謂魏曰吾死無  
他恨惟恨爾親在堂不得終事願汝以婦代子矣言已

而卒魏欲死之衆以其夫遺言勸勉乃不死事舅姑極  
孝姑病禱於神請以身代姑病良已至己巳歲舅卒光  
緒己卯歲姑卒魏歎曰吾事畢矣於其年三月二十三  
日仰藥死年三十有八距其姑之死甫十八日距其夫  
之死則十六年矣死後檢遺篋得其親筆書一紙規畫  
其亡姑窀穸事甚詳蓋其死志素定也余從前視學河  
南時有嵩縣符烈婦牛氏於夫死後奉舅姑教嗣子至  
舅姑考終嗣子成立乃縊而死有司具其事以上予手  
批其贖云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可謂  
心堅金石者矣有符烈婦傳一篇存賓萌集中今於魏

亦云  
丹徒鄒晴郊寶麒少時遇有以生人而役於冥中者謂  
之曰子前生爲胥吏無過惡今生亦安樂但壽不永耳  
光緒戊寅歲在杭州得寒溼之疾左膝不能屈信醫者  
政治太過肝風大作兩目皆盲晴郊禱於神願減壽一  
紀使兩目復明已而果愈及辛巳歲正月其父大病晴  
郊又禱於神願借已壽一紀與其父父病遂瘳是年三  
月十九日晴郊忽感疾自知不起謂家人曰吾壽固不  
永往歲爲治目疾減壽一紀今又爲父病減一紀吾數  
盡此矣問何以知之曰神已以名籍示我也至二十五

日含笑而逝其兄鏡堂余門下士也請以此事載入筆  
記余於第九卷中載王孝子繼毅事亦減算以益親年  
借此等事以焜耀吾書衰積筆墨與有光矣

然矣及自河南罷官歸還一以著書爲事都凡刻以  
行世者二百五十卷自蘇杭之近以及閩粵黔蜀之  
遠皆有余書雖海外行賈亦可以之在舊者然余書  
惟兩平議各三十五卷此外則皆零星小種而田園  
俞樓兩雜集每卷各自爲書於是名目益繁世有未  
見全書而願知其目者余亦不能悉舉以古也因故  
回庫全書是更之則每種各張其大意或前錄原序或

亦云  
 丹徒劉晴郊寶麟少時進有以生人而後於其母者  
 之曰子前生為晉吏無罪克今生亦安樂但書不承且  
 光緒戊寅歲在杭州得美商之疾在膝不能動信醫者  
 攻治太過肺風大作兩目皆盲時刻難於視願減壽一  
 紀使兩目復明已而果愈及辛巳歲正月其父大病時  
 刻又難於視願借已壽一紀與其父病遂瘳是年三  
 齡也等事以默默吾書莫能筆墨興育矣  
 疏余外策此卷中鍾王季千繼踵事亦越莫以益縣平  
 日含笑而談其足齋堂余門下士也請以此事踵人筆

春在堂全書錄要

俞樾編

余自兒戲之時即有著述之志九歲時剪紙為書冊  
 之形自為書而自注之然則余之不知妄作蓋天性  
 然矣及自河南罷官歸遂一以著書為事都凡刻以  
 行世者二百五十卷自蘇杭之近以及閩粵黔蜀之  
 遠皆有余書雖海外行賈亦有以之往售者然余書  
 惟兩平議各三十五卷此外則皆零星小種而曲園  
 俞樓兩雜纂每卷各自為書於是名日益赫世有未  
 見全書而願知其目者余亦不能悉舉以告也因做  
 四庫全書提要之例每種各撮舉大意或節錄原序成

此一編不敢襲提要之名古樂工進曲必錄其要者  
曰錄要因亦以錄要名之叢殘著述無當大雅姑自  
比於瞽賦矇誦而已

羣經平議三十五卷

余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  
通古文假借是書竊附王氏經義述聞之後凡周易  
二卷尙書四卷周書一卷毛詩四卷周禮二卷考工  
記世室重屋明堂考一卷儀禮二卷大戴禮記二卷  
小戴禮記四卷春秋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左氏  
傳三卷春秋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

雅二卷白鏤版以後十餘年來海內頗知有此書然  
成書最先覆視之實有未盡愜心者欲爲羣經平議  
改錯一卷未果也其中或得或失想讀者自能辨之  
矣又余說經諸條散見於第一樓叢書及曲園俞樓  
兩雜纂者甚夥亦不得執此以盡之也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

是書繼羣經平議而作竊附王氏讀書雜誌之後凡  
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  
四卷列子一卷莊子三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  
氏春秋三卷董子春秋繁露二卷賈子二卷淮南內



經四卷楊子太元經一卷楊子法言一卷校正誤文  
發明古義視羣經平議所得爲多然如墨子號令篇  
之其罪射射字乃磔字之假音曩疑爲別字之誤求  
之形而不求之聲未得也今衰老善忘不復能證成  
其說如此類者蓋亦多矣

易貫五卷

第一樓叢書之一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而輿說輟醫無膚  
之類一見再見何也此聖人示人以端倪之可見者  
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則輿說輟醫無膚又豈止  
此兩卦哉其不必同者辭各指其所之也其不妨偶

同者使人由此而測之也使并無此一二卦之偶同  
則聖人之情不見乎辭矣余執此意以讀易於聖人  
觀象繫辭之義似有得焉若曰一以貫之則吾豈敢

玩易篇一卷

第一樓叢書之二

是卷分五篇始畫八卦篇第一八卦成列篇第二重  
卦篇第三剛柔相易篇第四變卦篇第五皆自出新  
意不主先儒之說於易之大義未必有合然易固君  
子所樂而玩者也韋編三絕聊以自娛易道廣大亦  
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而已

論語小言一卷

第一樓叢書之三

錄要

三

帖畢之餘偶有所得輒引論語以證成之假藉經文發揮己意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意是古之經師固有此例矣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

第一樓叢書之四

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中附春秋名字解詁二卷於古人名字相應之義鉤深索隱曲而能中洵爲先儒所未及然千慮一失亦或有焉余鑽孳既久妄有訂正又篇末所列闕疑三十餘條亦以己意補其數事

古書疑義舉例七卷

第一樓叢書之五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

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此疑義之所以日滋也余因刺取九經諸子爲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凡爲例者八十有八每一條各舉數事以見例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不至少所見而多所怪或亦讀書之一助焉

兒笥錄四卷

第一樓叢書之六

古聖人剗造文字之精意其存什一於千百者實賴許氏說文解字一書然許君生東漢時去聖久遠於字之本義未必悉得而傳寫至今錯亂遺奪又豈少哉余信好之餘妄有理董亦不自知其是否也許君

云潁川人名小兒所書爲筈故題曰兒筈錄聊以示  
兒童之學書者耳

讀書餘錄二卷

第一樓叢書之七

是書凡內經素問四十八條鬼谷子五十五條新語  
二十二條說苑四十二條漢碑四十一條分爲二卷  
聊以補諸子平議之所未及亦猶王氏讀書襍志之  
有餘編矣

詰經精舍自課文二卷

第一樓叢書之八

余自同治七年主講詰經精舍閱諸生月課之作教  
學相長偶有觸發輒亦自作焉昔阮文達公刻詰經

精舍文集附刻程作其後皆因之然余之文何足爲  
諸生程哉故題曰自課文與諸生共勉之而已矣

湖樓筆談七卷

第一樓叢書之九

余頻年主講西湖詰經精舍精舍有樓所稱第一樓  
者是也其地距城遠或終日無一客則無與談者惟  
藉管城子消遣長日而已筆談所以作也第一第二  
卷談經第三卷談史記第四卷談漢書第五卷談小  
學第六卷談詩文第七卷談襍事

良宦易說一卷

曲園襍纂之一

曲園東北隅築室曰良宦其地稍幽僻無事則攜周

易於其中讀之有所得則筆之然仍未離乎訓詁之學也

達齋書說一卷詩說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之三

達齋者亦曲園中齋名也時於其中蕭然獨坐潛思經義故書說詩說均以達齋題篇此與良宦易說均羣經平議之緒論也

達齋春秋論一卷

曲園襍纂之四

此卷雖與書說詩說同以達齋題篇然所論多經外之意微有寄託與平議不同

達齋叢說一卷

曲園襍纂之五

襍論經學小學亦兼及史事

荀子詩說一卷

曲園襍纂之六

毛詩出自大毛公而大毛公實得趙人荀卿子之傳荀子書中多引詩辭此實毛傳之先河讀毛傳而不知荀義是數典忘祖也故刺取荀子書中引詩者若

干事爲荀子詩說

何劭公論語義一卷

曲園襍纂之七

後漢書稱何劭公注論語而其書不傳武進劉氏逢祿著論語述何一卷然不過以春秋說論語而何注固無徵也余謂何氏公羊解詁引論語極多是何氏

論語注雖亡而其遺說固猶見於公羊解詁中因刺取其文以存何義

士昏禮對席圖一卷

曲園襍纂之八

士昏禮夫婦對席對饌以經文注文觀之一一如繪賈公彥疏亦復明白乃自敖繼公以下言人人殊實皆非也因各為辯正以圖明之附錄唐書禮樂志納皇后之禮以證明古義

樂記異文考一卷

曲園襍纂之九

樂記一篇與史記樂書文字頗有異同余曾屬精舍諸生作樂記樂書異文箋因復考之漢書禮樂志荀

子樂論篇家語辨樂篇說苑修文篇作樂記異文考

生霸死霸考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

古人紀日往往繫月以言之有生霸死霸諸名載生霸為三日許馬舊說皆然夫明生為生霸則明盡為死霸矣乃劉歆三統術以望日為載生霸大違古義歆嘗附益左氏春秋以立其學又臆定向書月日以成其歷真六藝之罪人也余故於此卷詳辨之

春秋歲星考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一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以服子慎所說昭十五年龍度天門

一語推之則內外傳所言歲在某次者無不瞭然矣  
此篇本無深意因曾於精舍出此題故存之

卦氣直日考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二

卦氣直日之說出於緯書然楊子雲以太元準周易  
有八十一首歲事咸貞之說則西漢經師固有此說  
矣齊天保歷所據易通統軌圖今無其書余考之實  
亦本於稽覽圖非異書也儒家不讀緯書故未見耳  
因博考諸家之義著於篇

七十二候考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三

七十二候實始於周書時訓篇北魏以來用以入歷

至今不廢因參考古書列其同異備觀覽焉

左傳古本分年考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四

左氏之傳本非年各爲篇牽連而書初無間隔至後  
人合傳於經乃始有經文間隔於中而又編次失當  
每年必以年建首而年以前所有文字悉割歸上年  
之末於是文義多不可通如云十九年春遂城而居  
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古人無此鶻突文  
法也因一一訂正以存左氏之舊

春秋人地名對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五

人名對六十有四地名對五十有七然實不盡於此

又止據左傳若參以公穀及國語當更夥也

邵易補原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六

邵子之易頗具巧思然毛西河所譏三六無住法則邵子復生不能自解也余因以陳圖南所傳五十五數之河圖四十五數之洛書合成一百以為邵易之太極從而分之則三可住六可住矣姑為邵子解嘲不足言易也

讀韓詩外傳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七

讀吳越春秋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八

讀越絕書一卷

曲園襍纂之十九

讀鶡冠子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

讀鹽鐵論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一

讀潛夫論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二

讀論衡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三

讀中論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四

讀抱朴子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五

讀文中子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六

以上各種並足補諸子平議所未及

改吳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七

讀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而作其疏舛之處更為改定

故以改吳名篇用孔叢詰墨論衡刺孟之例也以下  
各種其名篇之義均同此

說項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八

讀宋項安世項氏家說而作

正毛一卷

曲園襍纂之二十九

讀宋毛居正六經正誤而作

評袁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

讀宋袁文夔牖間評而作

通李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一

讀元李治古今註而作

議郎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二

讀明郎瑛七修類稿而作

訂胡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三

讀國朝胡鳴玉訂譌襍錄而作

日知錄小箋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四

顧氏日知錄體大物博余未能涉其藩籬也然自十  
九歲時始讀此書即妄有箋識積有數十條補苴罅  
漏不能成書姑鈔撮為一編云

芥子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五

自語錄興而有道德無文章久矣余此書故為艱深



之辭其源蓋出於法言使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爲我  
作箋注矣楊子曰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芥此芥  
子命名之義

小繁露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一

世閒極小之事極俗之言皆有所出人特習焉不察  
耳涉獵之餘隨筆紀錄成此一編

韻雅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七

廣韻一書爲韻學之祖古言古義往往存焉卽近代  
方俗語言亦或出於其中余因刺取其不經見者以  
類編纂略如爾雅之例分釋天釋地釋人釋物四門

小浮梅閒話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八

曲園中有曲池焉池中有小浮梅檻僅容二人促膝  
余與內子姚夫人坐其中相與閒話往往考證傳奇  
小說中俗事因錄爲一卷今夫人亡矣余詩云綠幕

紅欄依舊好更無人可共閒談爲之悽惻

續五九枝譚一卷

曲園襍纂之三十九

尤西堂有五九枝譚余曾命精舍諸生續之因亦作

此

閩行日記一卷

曲園襍纂之四十

同治十二年春自杭至閩省視太夫人起居取道甌

括頗極山水之娛有日記一卷姑存之以識雪泥蹤跡

吳中唱和詩一卷 曲園雜纂之四十一

余不喜疊韻故疊韻之詩集中蓋寡自竹樵方伯恩錫開藩吳下好以詩與人往復余與唱和一韻或至十餘疊始覺東坡喜次人韻亦自有味也積之既久詩亦遂多別為一集存之雜纂

梵珠一卷 曲園雜纂之四十二

余生平未窺內典偶從友人處借得法苑珠林於舟中讀之頗新奇可喜因刺取其事成連珠一百首以

取材梵典故曰梵珠

百空山一卷 曲園雜纂之四十三

昔尤西堂作十空曲余謂一空則無不空矣何十之有既十矣獨不可衍之至百乎因即用駐雲飛調作百空曲

十二月花神議一卷 曲園雜纂之四十四

世俗所傳十二月花神鄙俚不經潘季玉方伯議更定之余為參酌成此議上下二篇上篇男下篇女也

銀瓶徵一卷 曲園雜纂之四十五

岳忠武王女銀瓶在宋時即見紀載當非子虛而杭

人輒以張憲爲其夫建張烈文侯祠卽塑銀瓶像以配之謬矣余命詁經精舍諸生作岳王小女銀瓶考冀徵實事以塞虛誣因刺取諸生所考粗加次第以成此篇

吳絳雪年譜一卷

曲園襍纂之四十六

吳康甫大令表章永康才女吳絳雪旣刻其遺詩又屬海鹽黃君憲清製桃溪雪傳奇以行世表章之意至矣余爲此譜以應康甫之求然絳雪事旣傳聞異辭而其年亦不甚可考固不敢云定論也

五行占一卷

曲園襍纂之四十七

以五行生數成數因而重之乃揲著以求其數有內象有外象而以生克斷其吉凶此余所創爲之者蓋有象數而理卽寓焉未始不可以決休咎也

八卦葉子格一卷

曲園襍纂之四十八

以八卦爲葉子戲近乎侮聖言矣然未始不賢乎已也此格與內子姚夫人共成之夫人亡而此格亦可廢矣

隱書一卷

曲園襍纂之四十九

漢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隱語之有書由來久矣文人遊戲聊資一噓

老圃一卷

曲園禊纂之五十

余舊有老將老妓兩曲久失其稿今合而一之烈士暮年秋娘老去固同調也附刻曲園禊纂之末亦猶王船山先生全書之後附龍舟會禊劇矣

易窮通變化論一卷

俞樓禊纂之一

易之大義歸於得正而定所謂既濟定也失正則宜於旁通之卦互易以求其定或不可通則宜變而化之然後不定者定余此論以虞氏之旁通行荀氏之升降而力闢近儒焦理堂先於本卦相易之謬

周易互體徵一卷

俞樓禊纂之二

易有互體乃古法也余觀爻象多有取之互體者因卽其明白可徵者著於篇告世之不信互體者

八卦方位說一卷

俞樓禊纂之三

余舊著玩易篇已推得震兌坎離艮巽乾坤八卦之序矣今乃知八卦方位卽出乎此故復有是說

卦氣續考一卷

俞樓禊纂之四

余舊著卦氣直日考然於四正卦分直四時旣不能正舊說之誤而六十卦之次第亦不能推闡其故則所考猶有未盡也故復著是篇

詩名物證古一卷

俞樓禊纂之五

說詩之旨言人人殊詩中名物宜有一定而亦古今異說何哉余就朱子集傳中詮釋名物有異於古者各以注疏舊說訂之學者可以知所擇矣

禮記鄭讀考一卷

俞樓襍纂之六

鄭康成注禮記多有讀爲讀若之例余因倣段氏周禮漢讀考作此以申鄭義

禮記異文箋一卷

俞樓襍纂之七

鄭康成注禮記闕存異文如云某或爲某是也余尋繹之往往有大勝於今所循用之本者不可不寶貴也因倣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徐氏養原周禮

故書考作此箋以存小戴之古字古義

鄭康成駁正三禮考一卷

俞樓襍纂之八

鄭康成注三禮往往有駁正禮經之誤者鄭學宏通於此可見異乎佗人之墨守本經者也今具列之略爲疏通或義有未安亦稍稍糾正

九族考一卷

俞樓襍纂之九

九族之說尙書今古文家異義余不取古文家說而謂今文家說亦未盡善別爲此考頗似秩然

玉佩考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

古之君子必佩玉戰國尙武廢佩玉之制漢明帝始

復之而漢末又失其傳余考之續漢志又參以賈孔之疏而成此考然古制久湮其於琺瑯蠙珠之類仍未必盡得也

喪服私論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一

顧亭林先生極言唐人增改服制之非然喪與其易也甯戚至今日而父在爲母與婦爲舅姑之類豈能降從古制哉夫有所加於此則於此見重者於彼又見輕故後世於古制既有加隆之處必有當與之俱隆者草茅伏處無議禮之職竊與湖樓諸子私論之

左傳連珠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二

孫兒陸雲方讀左傳余因取左傳事實作連珠一卷

如陸士衡演連珠之數聊以示陸雲使他日稍知用

古之法

論語鄭義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三

鄭康成注論語不傳何晏集解所采外散佚多矣余讀詩箋禮注往往有及論語者始知何氏所采鄭注如解盍徹乎則非其全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則實是鄭注而不言鄭至季氏富於周公章則與今本并有異同故一一蒐輯以存鄭學

續論語駢枝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四

余讀論語有所得輒筆之於書其體例與寶應劉端  
臨先生論語駢枝相似故題是名

論語古注擇從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五

自論語集注行而古注束高閣矣然古注自有不可  
廢者是宜擇而從之

孟子古注擇從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六

趙邠卿注孟子在漢世傳注中稍爲疏略然孟子注  
無有更古於是者故亦從論語古注之例擇而從之

孟子高氏學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七

漢高誘呂氏春秋序自言嘗正孟子章句而其書不

傳因就高氏所注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中刺取  
其有涉孟子者以存高氏之學如楊子拔一毛句高  
本作拔鬣一毛此等處亦可云一字千金矣

孟子續義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八

分內外兩篇其內篇言養氣而推本於養心其外篇  
則發明仁者無敵之義而歸重於反本

四書辨疑辨一卷 俞樓襍纂之十九

元人陳天祥有四書辨疑十五卷不墨守紫陽頗有  
辨正之功余讀而善之其或有未是則復與之辨故  
曰辨疑辨

羣經贖義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

皆說經之文余初意尚有續羣經平議之作今精力日衰不復能成因此附刻襍纂中謂之贖義

讀文子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一

讀公孫龍子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二

讀山海經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三

讀楚辭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四

讀漢碑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五

讀昌黎先生集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六

以上各種亦足補諸子平議所未及

讀王觀國學林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七

讀王氏稗疏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八

此兩種乃曲園襍纂中改吳說項之類也稗疏為王船山先生所著先生長於史學說經則有未盡精密者讀其書而辨正其失固後學者之事矣

莊子人名考一卷

俞樓襍纂之二十九

以音義為主而博采周秦兩漢之書以附益之凡莊子所有人名亦十得八九矣

楚辭人名考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

分類考之曰古帝王曰古諸侯曰古人曰古婦人曰



神人其所共知者止曰見某篇其稍僻者略加考索與莊子人名考體例不同

駢隸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一

余每讀漢碑歎其古拙之中沈博絕麗不徒分隸之工而已輒刺取其文各以兩字相儷隨手撮拾無非翠羽明珠也

讀隸輯詞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二

漢隸中所用形況之詞或一字或重言或雙聲疊韻皆古雅可喜因輯錄之以爲修詞之助

廣雅釋詁疏證拾遺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三

王懷祖先生作廣雅疏證用力勤矣而隱僻之義姑從盡闕者亦閒有之余舊有拾遺之作而未能成止於釋詁四卷稍有補苴不忍廢棄因刻入襍纂

著書餘料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四

余從前讀書每有所得輒書片紙夾書中以備著書之料今衰老不能著書而餘料亦存者無多因撮取錄爲一卷刻入襍纂

佚文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五

余從前在新安時故人孫蓮叔爲刻日損益齋文鈔原版久毀於兵火而印本亦無存者光緒五年偶於

女婿王康侯所見之其中頗有賓萌集所未蒐輯者  
喜其久佚而復存也錄為一卷題曰佚文

佚詩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一

孫蓮叔又嘗為余刻日損益齋詩鈔亦久失之矣今  
亦於康侯處見之其中有春在堂詩編所未蒐輯者  
援佚文之例題曰佚詩

銘篇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七

合生平所作軒齋器物諸銘錄為一卷用荀子賦篇  
之例題曰銘篇

玉堂舊課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八

故事新入翰林月必一課因有同館賦鈔詩鈔之刻  
余江湖老矣玉堂舊夢久付飄風而曩時刻本猶有  
存者俯仰今昔感慨繫之矣因亦錄為一卷

廣楊園近鑑一卷

俞樓襍纂之三十九

楊園先生集有近鑑一卷取近事以為鑑意至善也  
然止載近事之可戒者不及其可法者余此卷則善  
惡兼收而勸懲並寓矣

壺東漫錄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

徐花農孝廉製一茶壺見贈形模古雅字畫精工因  
時置案頭適檢做篋得數紙皆舊時隨所得而錄存

之者未有名也乃卽題之曰壺東漫錄壺東者壺置  
我右則我居壺東猶硯北之例耳

百哀篇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一

悼內子姚夫人而作也凡絕句一百首故取元微之  
貧賤夫妻百事哀之義題曰百哀

詠物詩廿一首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二

亦爲姚夫人作觀物思人彌增悽惻矣

五五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三

余流覽 國朝諸家記載有可喜可愕可感歎者刺  
取其事分爲五類類各五事得二十五事因題曰五

五

枕上三字訣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四

皆制外養中之道雖不足言養生然當長宵不寐行  
此三字自入黑甜矣故曰枕上三字訣

廢醫論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五

古者醫卜並重而唐李華有廢龜論余謂卜可廢醫  
亦可廢故著此論雖有激之談然此論行則人之保  
其天年者多矣

九宮衍數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六

先舅氏姚平泉先生示余衍疇一卷大旨謂洪範九

疇本乎洛書曰一至九洛書數也因而推衍之爲九  
九八十一圖余藏之篋中欲推先舅氏遺意以成一  
書而未能也姑存其數於襍纂而易其名曰九宮衍  
數蓋此數乃太一行九宮之法非洛書也

金剛經訂義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七

余手書金剛經爲內子資冥福因成訂義一卷蓋卽  
以詁經之法讀佛經也

一笑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八

是卷皆記友朋談諧之語其體例蓋古人笑林之遺

說俞一卷

俞樓襍纂之四十九

博考俞字之本義假借義以及秦漢以上之人名地  
名而兼爲吾俞氏考得姓之由

俞樓經始一卷

俞樓襍纂之五十

詁經精舍諸君子爲余築樓於孤山之西麓卽以余  
姓名之曰俞樓以章句陋儒竊據湖山勝地幸矣因  
記其緣起如此

賓萌集五卷

余編定文集題曰賓萌賓萌之義見呂氏春秋高義  
篇集凡五卷以類相從曰論篇曰說篇曰釋篇曰議  
篇曰襍篇蓋用晏子春秋之例

賓萌外集四卷  
皆駢儷之文

春在堂雜文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

余既定文集爲五卷刻以行世嗣後所作不能附入  
因別行之以其皆賓萌集中之雜篇也故題曰雜文  
云

春在堂詩編九卷

每卷各以十幹字題之如一卷曰乙甲篇則自乙未  
至甲辰年所作也二卷曰乙己篇則乙己至己酉年  
所作也餘倣此

春在堂詞錄三卷

余不諳音律詞非所長然旣作之亦不忍棄初刻二  
卷後與竹樵方伯唱和又得一卷竹樵亡余亦不復  
作詞矣

春在堂隨筆八卷

隨筆所書不分部類

春在堂尺牘五卷

余從前與人書多不存稿自同治以來始隨時鈔錄  
之刻此四卷

楹聯錄存三卷

前一卷皆所自撰其下卷則皆集古篆隸字爲之者  
四書文一卷

余自幼所作四書文不下千餘首成輒爲人持去今  
所存者十餘篇而已格律卑下意義淺薄無足觀也  
袖中書二卷

皆朋舊見寄之書古詩云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故題曰袖中書然書實不止此尙擬續編而未果也  
太上感應篇續義二卷

國朝惠定宇先生有太上感應篇注余此書卽繼惠  
氏而作以非注體故用宋杜道堅文子續義之例題

曰續義

游藝錄六卷

余於方技之說皆粗知之而不能精是書凡六篇曰  
筮篇曰遁甲篇曰六壬篇曰推行年篇曰紫微斗數  
篇曰相宅篇其敘次明白較勝於江湖術士之書至  
其精意則固未有得也

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

襍記異聞其體例與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相近



